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63

門口 12
卷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四

葉氏

成公二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皆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郤克公子首晉曹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以郤克之怨因我與衛請師而與曹共伐之故以我會三國及齊師言四國之主戰也行父許僑如嬰齊以四卿出則四軍也古者師雖衆必有元帥焉四卿並見則

大夫強而莫相爲屬也大國三卿四卿僭矣諸侯無軍四軍悖矣葉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周道也則諸侯非方伯連帥蓋未之有軍焉天子之軍寓於六卿無事則散於國及有事而用則各以其卿爲之將故大爲六軍小爲三軍者天子元侯之制也周衰征伐自諸侯出列國始各自爲軍而以其卿將之故晉初以一軍爲晉侯至獻公而作二軍與太子分將文公之霸遂增三行以爲六軍則他國蓋可知也然猶時出而用之未嘗立以爲定制也魯之僭軍自隱公以來見於征伐有自來矣其不見於春秋者猶有元帥以摠之也至是季孫氏雖專國而臧孫氏叔孫氏與嬰齊猶未盡聽是以春秋因以見焉逮成之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以二卿見自是二卿將者九昭之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以三卿見自是三卿將者二蓋魯且三分公室以爲三軍則時出而用焉者固非其君所得制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師已敗矣何以言如師追奔及於袁婁而未退也齊於是使國佐以賂爲請執及之諸侯之大夫也何以不言諸侯之大夫

不與大夫得專盟也使齊侯既敗而佚使國佐以紀甗玉磬與地賂晉晉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以蕭同叔子爲質反魯衛之侵田而致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國佐辭而請戰晉人於是畎魯衛之使使爲之請而後與之盟袁婁之盟國佐之爲也故不繫之於齊制在國佐也何以再見國佐與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汶陽田我田而齊侵之者也齊既服於晉以反魯衛之侵田於是復歸于我故曰取不繫之齊非齊之所得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子嬰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始宣公欲求好於楚不克而薨故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共王立嬰齊欲以威脅中國而爭長故與鄭侵衛之師召諸國而盟之公懼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不沒公公欲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此公子嬰齊也何以復稱人不與嬰齊爭中國而諸侯皆以其大夫受盟也故秦右大夫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皆

貶而人焉始晉伐齊楚將以嬰齊救之嬰齊曰君
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帥王卒盡
行而強冠蔡許之君以爲左右諸侯莫敢不聽則
嬰齊之爲也何以不沒公是公往會焉而求盟者
也葉子曰楚自莊王討夏徵舒滅陳而復封之既
得鄭而不有不奪子反之言而與宋平諸侯皆有
畏楚之意蓋幾於霸矣及其卒也遂能以赴通中
國楚子書卒自莊王始然見於春秋未嘗因其善
而少進焉豈終不以中國之無霸而假夷狄歟及
共王立而弱未知諸侯之復能從楚也而我與晉
方爲伐齊之役故嬰齊始以卿出悉帥王卒盡行

以救齊蓋將挾其衆以威我遂以蔡侯爲左許男
爲右以侵衛方是時使中國而有主嬰齊必有爲
之所者矣而二國之君十國之大夫方且拱手而
不敢違則夷狄幾何不橫行於天下乎此春秋之
所以謹也是以莊王不爲無善而未嘗得一褒嬰
齊始見其強而力遏之夫然後知中國之有與存
者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
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室也何以不曰宣公禮焚先人之室
三日哭成公既已盡之矣謂其志爲已哀故不忍

以諡舉也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子去疾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內邑也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赤狄之別種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庚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荀庚孫良夫何以不繫

國不與其得專盟也古者大夫出聘受命不受辭

辭無所受而說以爲專盟則非也孰及之公也何

以沒公非公欲也

鄭伐許

鄭何以舉國狄之也鄭自邲之役叛晉而從楚不

復與中國交許靈公之弱前既屈于公子嘉今又

位而不得列於諸侯矣鄭方以公子去疾伐之未

知許之爲罪也曾未三時而再伐焉此其爲道焉

弱犯寡必有中國所不爲者而史失之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

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

至自晉冬城鄆

鄆内邑也冬城之節矣何以書不正其所以城也
前季孫行父帥師城之雖時亦不書畏齊也今公
欲判晉而求成於楚城之以爲備雖時亦書畏晉
也葉子曰晉築蒲與屈士蔦曰無戎而城讎必保
焉楚囊瓦欲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夫城雖以爲守而非恃以爲守者也故城之非其
道以讎則不能拒以已則不能衛而況介於齊晉
二大國之間者乎君子以是爲非守國之道也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
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晉河上之山也何以不繫晉非晉所
封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蟲牢

杞伯何以序邾子下杞之習用夷禮久矣今雖能
變復能稱伯猶抑之不得使與諸侯齒時王之爲
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親廟四祧廟二祖有功而宗有德則又有不毀之廟焉同謂之祧諸侯有廟無祧武公之廟毀矣毀而復立非禮也僭天子而益五廟亦非禮也葉子曰周衰先王之禮樂盡廢矣古者師出必於廟受命而春秋諸侯蓋有各於其先而私禱者焉功成則爲之立宮其爲說則吾不知也故季孫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因爲之立煬宮武公伯禽之九世孫敖也謚之曰武其必有稱此名者豈鞏之戰季孫行父亦私有以請之者歟是蓋以爲周有文武二祧故以武公配伯禽亦已僭矣記禮者不知遂曰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使誠如記禮之言以爲天子之禮而成王賜之亦安能遽先其九世而名之歟儒者之妄每如是不可以不察也

取鄆

鄆附庸之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書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郊牛之口傷以漸傷也故言之緩辭也鼷鼠食郊牛角忽然而食之非漸也故不言之亟辭也何以書以庀牲之道爲未盡則非所以事天也

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凡免牛免牲不書不郊免牲與牛則不郊可知矣此何以再見不郊爲猶三望起也不郊而望非禮也正月免牛五月而望尤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汶陽我之舊田也晉爲霸主可使齊人反我之侵田不可使我復以與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韓穿之言不可以爲順也故辭皆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

公孫嬰齊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孫壽宋大夫之三命者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以宋公使公孫壽爲得禮也昏禮無父則母命之
無母則己命之公孫壽言使無母之辭也無父則
母命之不以母命而已命之則非正故紀裂繻不
言使以母命之得禮一見正也無母則已命之不
以已命而以諸父兄命之則非正故公孫壽言使
以已命之得禮一見正也葉子曰昏禮不稱主人
然歟非也禮國君求昏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
人共有宗廟之事其父母納女之辭於天子則曰
備百姓國君則曰備酒漿大夫則曰備灑埽未嘗
不親命之不稱主人於禮未之聞也爲是說者特

出於公羊蓋以紀裂繻不言使而云爾然公子遂
如齊逆女內之言如則外之言使也昏姻之道一
在我則得言如在彼則不得言使可乎夫公羊氏
既以無母則當稱諸父師友矣宋公無母又安得
以辭而言使弟稱其兄禮爲支子之無父者非宗
子也乃師友則友非禮之所見安有合二姓之好
以奉宗廟社稷而受之於他人者其亦何辭以見
祖考是皆不可行於春秋則公羊氏不學禮之罪
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皆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趙朔晉侯之壻

胡死而同括之弟嬰亂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於是胡之室訴於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晉侯不察而殺之同括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命穀梁作錫左氏公羊作賜當從二傳賜命如命也禮子男五命服毳冕侯伯七命服鷩冕上公九命服衮冕有加焉則賜固有服過其爵者矣而非有德者莫之與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錫命常也賜命非常也成公即位其德未有聞而王賜之濫矣故以君天下之辭言之曰是天所以彰有德者吾雖有天下繼天而爲之子不得

而私爾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已出於杞矣何以復繫之杞雖出而未許其絶也曷爲未許其絶我將脅杞而復歸之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士燮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盟人邾人伐鄆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爲二王後見正也禮天子一娶十二女媵三在焉諸侯一娶九女媵二在焉宋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者也禮不求媵與爲好者自往媵之所以一夫人之尊衛人來媵矣晉人秦人

後來媵是天子之制也前是必有不得其正者故書以見正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天子之備三媵歟天子諸侯後宮之數禮不可盡考矣曲禮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而昏義言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周官略同而無妻妾則世婦者所謂妻而御妻者所謂妾也諸侯有世婦妻妾而無嬪蓋下於天子矣而不列其數至媵則皆未嘗見獨公羊以爲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一夫人而二媵夫人與媵皆有左右姪娣合而爲九所謂一娶九女也媵當爲諸侯世婦之稱下夫人一等故詩江有汜以媵配嫡爲言以是推之則天子后宜三國往媵而三夫人者王后之媵也后與三夫人皆有左右姪娣合而爲十二則亦所謂天子一娶十二女者也蓋自夫人世婦至女御皆婦官之名而媵與姪娣者皆其相與爲稱之辭以媵爲夫人世婦則姪娣者又下媵之稱而爲嬪與妻妾者也故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而同出謂後生者爲娣禮稱世婦獻繭於夫人副褘而受之祭祀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副褘王后之服也先儒皆以爲二王后之夫人得從后之服則三夫人之數宜亦備

為此宋所以得三國之媵歟公羊乃以三國媵之為非禮此知諸侯之制而不知宋之禮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既以杞夫人卒之矣則脅杞伯而歸其喪者非正也故辭間容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正也禮女嫁舅姑沒三月以奠菜之禮見於禰廟稱來婦成其為婦也父母之家因使大夫致之謂之致女致之者

何亦所以成其為婦者葉子曰致女舅姑沒之禮也昏禮同牢之夕婦已見於廟矣質明復以棗栗腶脩贄見於舅姑所以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以特豚以明婦順厥明舅姑以一獻之禮饗婦授之室事以申著代而婦道成矣乃舅姑沒則未之有施也故三月擇日而祭於禰廟三月者天道之一變也是以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以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則三月父母從而致之者其亦成其女於舅姑者歟先儒乃槩謂舅姑存之禮以為聘問以篤昏姻之好故左氏以齊侯使弟年來聘為致夫人文

姜是蓋不知有禰廟之祭此左氏不學禮之罪也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背蒲之盟與公子成會于鄧

晉侯執之因以伐其國乃復以鍾儀之使與楚修

好而結成遂歸鄭伯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鄆莒附庸國也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中城公宮之城也楚既入鄆公懼其來偪故修中

城以備之不正其衛己而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侯之弟云者母弟也何以稱弟兵凶器戰危事

也不以其可將者將焉而私其弟非愛其弟之道

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郊不從何以或言乃免牲或言乃不郊郊祭之

大不可斥其廢故以免牲見之也免牲則不郊可

知矣卜免牲而不得然後言不郊辭窮也免牲之

道必卜卜而吉則免卜而不吉則不免安置之繫

以待庀牲而左右焉卜郊者月一卜之也三卜而

求吉者盡矣此四月而五卜謂其遠而卜其中辛

也五卜非禮也卜其中辛尤非禮也莫甚乎其以
四月五卜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弔厲公也諸侯之喪大夫弔公弔非禮也於是晉
人疑公貳於楚止公使送葬以待羅莅諸侯莫在
焉是以景公不書葬以公親會爲恥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犨來聘已
丑及卻犨盟
卻犨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不繫晉不與其得
專盟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沒公非公欲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大夫奔未有言出者此何以言出以周公也三
公論道經邦與王同德故繫之周此宰周公楚也
自周無出言宰楚則可出言周公則不可出故言
周公不言宰惡楚也葉子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三公之爲德上有同於王
而下有別於士大夫則天下之大蓋有共當其任
者矣天子有道有會朝無出居天王出居于鄭恥
也三公有道有經邦無出奔周公出奔晉惡也王

子瑕奔晉尹氏毛伯召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出
言周非卿大夫之所得任也是以諸侯之大夫奔
言出以其國別也王卿士大夫奔不言出不以其
國別也必有不可出者而後言出則出者上下之
所病也公羊以為自其私土出誤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
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鎡來乞師
卻鎡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朝京師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秦而道朝京
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人滕人伐秦
此伐秦也何以言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以公
為不足於恭故為之辭而以遂言之也
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始來赴也何以不書葬
辟其名也葉子曰莒子以爵見於隱公自是不復
與我通蓋其實夷也至文而庶其以弒見襄而密
州以弒見昭而展輿以奔見外此則朱與去疾以

卒見而已以傳考之朱之號曰渠丘公去疾之號曰著丘公而非謚也蓋朱之辭也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則朱之自安於夷久矣葬從主人卒我所可正其爵爲子葬我不可從其號爲夷故與吳楚不言王皆不得以葬見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女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僑如逆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公子喜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婦有姑之辭

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此公孫嬰齊也何以曰仲嬰齊後其兄也後其兄則何以曰仲嬰齊孫氏王父之字也正乎不正爲人後者爲之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兄弟之子可以爲後兄弟不可以爲後弟而後兄非正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廬卒于師曹公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未至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侯爲是爲

咸之會執貢芻以歸京師伯討也故以侯執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殺

其大夫山

山宋大夫之再命者也蕩澤也平公立蕩澤爲司

馬澤欲弱公室殺公子肥公不能止華元使華喜

帥國人攻蕩氏而殺山山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

殺葉子曰吾何以知山之爲澤歟華元之出奔以

澤之欲殺公子肥也故魚石止而請討許之而後

反則攻而殺之非澤而誰歟左氏記大夫名氏多

欲與經參見經以山爲名則澤當爲字然澤爲六

卿而不書氏疑必再命而攝卿者以爲背其族而

貶則非是此猶言僑如逆夫人爲遵夫人而舍族

者蓋左氏初不知經書名氏之例故每以其私加

妄意之也

宋魚石出奔楚

魚石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鮹邾人會吳于鍾離

高無咎公子鮹齊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吳壽夢

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前未有與

中國通者自申公巫臣請使始通吳于晉遂叛楚

而入州來於是始爲會而晉從之故君子謹焉葉
子曰春秋夷狄之強莫大於吳楚楚自莊公以後
始見至僖而浸強然召陵之盟齊小白一起而正
之雖成王之強不敢不服及晉重耳繼敗成王於
城濮楚卒不得肆蓋齊與晉猶有與之敵者也故
申之會靈王合十二國晉與我雖不能拒亦不復
從春秋猶以中國之會書焉成王之末楚浸衰而
吳驟強矣天下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暴
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
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而合十二國我皆
與之俱天下無不聽於吳焉於是伐鄭伐陳入州

來無不如志及其久也破楚柏舉而入郢幾以滅
楚敗頓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遂舍中國而從
之昭公不恥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救還離會
於柏巳而身爲鄫與棠皐之好則不被髮而左衽
者幾希矣故鍾離與向皆殊會夫豈以楚申
之會與此爲異哉楚有與敵吳無與敵君子之所
憂也或者乃以爲諸侯皆以爵見而吳不得以爵
見故殊之夫使吳而有與敵不害其同楚黃池之
會且以晉侯及吳子矣夫何獨於是三者而嫌哉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記異也雨而木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乞師

欒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伐鄭楚子救之士燮欲反欒書不可故以晉侯及楚子鄭伯言晉之主戰也楚敗射共王中目不言楚師君傷舉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公子側楚大夫之三命者也楚以公子側將中軍子重將左二卿交惡而楚子並用之及晉敗之明日楚子欲復戰召公子側謀醉不能見楚子乃宵遁問師敗之故子重使謂公子側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乃自殺公子側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何以言不見公公不諱恥也晉欒黶來乞師公以申公儆備而後會卻犨取貨於叔孫僑如而訴公於晉侯晉侯遂辭公不見非公之恥也故不爲公辭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五

葉氏

成公三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之中大夫也

曹伯歸自京師

何以不言曹伯歸于曹以天子命之見正也負芻殺世子而篡其位霸主執而歸于王王不能誅反使歸焉則何以謂之正乎以子臧之故而曹人之請不歸負芻曹之亂或未已視納賂而私與之者猶有間且曰自我命之使君也故不言復歸不與

其復也何以不名子臧不取爲君則内無君也何以言歸易辭也以王命反之其歸爲易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僑如始因穆姜欲逐季孟而訴於晉今復請止行父殺之而已斃仲孫蔑于内晉於是執行父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大夫執未有言舍者此何以言舍之於苕丘録行父也晉人既以僑如之譖而不見公又以僑如之譖而執行父公待於鄆而爲之請范文子言於欒武子曰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舍行父君子爲是録之也故辭間容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行父何以不致大夫與君同至則不致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

此伐鄭也何以言公至自會會而後伐以會告也

鄢陵之戰鄭未服晉爲沙隨之會以謀伐鄭故公歸而復會尹子與三國然後同伐凡因伐而會伐在會前則致伐會而謀伐伐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偃僑如之黨也始公出穆姜使公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

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
也歸而獨殺偃偃蓋有與謀者焉先刺而後名刺
有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北宮括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
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
者此何以言尹子單子特楚而不服晉復請於
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一人可矣命而不行雖益
何補晉爲霸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王臨諸侯不

能服鄭而益以大夫交失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此伐鄭之諸侯也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秋公至自會
會而盟者致會此伐鄭也何以不致伐鄭而致會
非致會也以會而謀伐者告也凡公出間有異事
皆不告故柯陵之盟致會而伐者告也皐鼬之盟
致會以會而侵者告也馬陵之盟致會以會而救
者告也盟非其本事也
齊高无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前未有言用郊者此何以書用九月非郊之節也

郊之失至四月而止矣猷曰不得吉而強卜之也至於九月則非所郊而郊焉蓋用之以祈於上帝未聞報本反始而用之以爲祈者也凡祭祀有爲而行之者皆曰用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用禘也或以九月辛丑而郊此用郊也禘目事郊不目事禘宗廟之祭用之以致夫人猶可言也郊天祭不施之天而假之以爲用不可言也以成公爲無天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荀罃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何以三乞師於我陵我也葉子曰魯在晉楚之間爲弱國僖公嘗乞師於楚矣未聞二國而乞師於我也今晉爲盟主有求於諸侯之師則令之而已何獨於我乞師焉蓋厲公無道暴虐諸侯畏我之從楚故多方以撓之方我往弔景公之喪固已止公而使送葬沙隨之會復以僑如之譖而不見公已而遂執季孫行父則其所以陵我者可知矣是故連年以郤錡欒黶荀罃來乞師且厲公執曹伯而會吳子敗楚師而傷其王內尸三郤其力孰與之抗奚少於我哉君子以是知其情獨申之曰乞師使之欲爲強而不可得也南宮括嘗問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

哉若人蓋以其知罪界之所以死者此春秋書厲公之意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脹

貍脹魯地内大夫卒于竟外地卒于竟内不地此何以地録嬰齊也嬰齊從公伐鄭而道卒也卒後致公至而後卒之也十一月無壬申經成而誤也葉子曰壬申十月之日也或曰致公而後録是日可得而錯也或曰故史也春秋所不革是事可得而易也以是言春秋過矣

十有二月丁巳朝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胥童

夫邾錡邾犨邾至邾至晉大夫之二命者也三邾晉強家族大而多怨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邾於是使胥童攻邾氏殺三邾而屍諸朝三邾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厲公之嬖既以私怨殺三邾復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公不忍從使二子復位而命胥童爲卿書偃於是執公而殺胥童胥童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稱國以弒衆　之辭也此藥書中行偃之弒也何以言衆厲公之惡衆之所棄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慶克通於靈夫人國佐召而謂之慶克不出而訴於齊侯曰國佐將爲亂國佐於夫人夫人譖於齊侯復之而使士華以戈殺國佐怒殺慶克以邑叛齊侯復之而使士華以戈殺國佐于朝國佐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此納魚石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魚石何以言復入位已絕而求復也楚子既伐取彭城以封魚石大夫去國挾諸侯之力以求復其爲道則已逆矣故言入入逆辭也彭城何以不繫之宋不與魚石得有宋邑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前三乞師爲厲公者固

已過矣此悼公也何以復來乞師將以救宋而以
我師爲之救之道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朾
崔杼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
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甯殖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彭城宋邑也邑不言圍
此何以言圍不正楚子得取彭城以封魚石也何

以不曰楚彭城非楚之所得有也魚石不得受之
楚楚子不得取之宋是猶宋之彭城爾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韓厥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諸侯何以次于鄫彭城之役齊鄭皆不會晉既伐
鄭而質齊大子遂召諸侯欲侵楚而後不能崔杼
於是有言故書次以晉侯爲無能爲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公子壬夫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公孫剽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侯使荀營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之婦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

叔孫豹如宋

叔孫豹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邑也何以不繫之鄭非取之鄭也鄭既附楚而來服晉連合諸侯之大夫以謀于戚仲孫蔑請城虎牢以偪之荀營從焉鄭人乃行成遂之善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申與公子嬰齊壬夫皆楚之執政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二人而楚子不能制故二人怒亦專殺申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
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
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者何請從會也陳
袁僑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如會者何請從會也陳
鄭皆附楚鄭既同盟故陳懼以袁僑來即會而求
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已盟而袁僑至故各以其大夫再盟殊袁僑
盟以袁僑也曰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而非專
盟也不書單子諸侯不盟則不敢復以王臣臨之

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
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弋氏左氏穀梁作姒氏公羊作弋氏當從公羊襄
公之妾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姒氏之爲弋氏歟
魯之有定姒哀公之母也前定公葬而卒哀公未
君故繫之定公稱定姒而禮有不備焉則所謂不
殯於廟無槨不虞者是也定弋蓋襄公之妾母季
文子爲政初欲不以夫人之禮成之而亦有是言
故匠慶以爲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然卒之

經書夫人弋氏薨葬我小君定弋則匠慶之言季
文子實行之也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乃以定姒
之事言之遂誤弋氏爲姒氏審如左氏言不殯于
廟無櫬不虞於其說自不得稱夫人春秋何爲以
夫人書之哉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謚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如內事也叔孫豹則何以爲附庸也初公如晉聽政請屬鄫晉侯許之故
及是以鄫世子巫同見晉比之猶內臣也有取人
之附庸以自屬者矣未有取國以爲附庸者也附
庸之地可受於天子不可自屬以私於己附庸之
君可因己以達於天子不可己率之以達於諸侯
以爲專諸侯之地以自有推天子之禮而事霸主
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此吳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
辭不會雞澤之故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爲之合諸

侯於是使魯衞先會吳且告會期孫林父不言會
離不言會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陳既從會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陳人圍頓楚
人討陳叛曰壬夫實侵欲焉楚不能得陳故追壬
夫之貪而殺之壬夫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鄫屬於魯矣何以復見於會叔孫豹以屬鄫爲不
利而復歸之故使鄫以其大夫聽命也吳於是始
與會矣其稱吳人何鄫人則不得不人吳人也

鄫何以序吳下已不能自爲國而屬於人人不能
保而復棄之故不得與諸侯齒主會者爲之也
公至自會冬戍陳
孰戍之我也會戚之諸侯既受命於晉而歸各爲
之戍陳以備不言諸侯散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子貞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
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
孫宿如晉

季孫宿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四
月而三卜也葉子曰是舉孟獻子蓋言之矣以啓
蟄爲當郊耕而後卜郊所以不從此獻子之妄也
周郊二大報也祈穀也魯郊一卜辛也魯雖以賜
得郊而不得與周同故自建子之月卜之至建寅
而止三卜而得吉適與周祈穀之祭同而魯郊非
祈穀也亦何事於啓蟄乎蓋獻子嘗謂正月日至
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矣其
意蓋將僭周日至之郊故以是爲非啓蟄之節殆
欲兼周而兩之歟記禮者不察遂以爲魯君孟春
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太廟左氏從而實之以啓蟄爲經例其亦未嘗以
周公得郊之意考之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

費季氏之邑也臣邑而國城之季氏強也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癸

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鄟

楚既圍陳矣陳侯何以復與會先圍而會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鄟

如會鄟會也鄟會君子之所與也諸侯不生名鄭伯如會則何以名非名也鄭伯卒矣文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無嫌也何以目未見諸侯錄鄭伯也鄟鄭地何以書非正也鄭自虎牢之城而從晉諸大夫皆不肯及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鄭伯不從而卒于行君子以是錄之也葉子曰髡頑之卒三傳皆以爲弒左氏以爲

以瘧疾赴固陋矣公羊穀梁以爲不以夷狄加中國則是抑夷狄而縱失中國弒君之罪豈春秋之義哉是蓋以諸大夫不與髡頑而適卒故或者疑之以爲弒春秋不然之也吾何以知之凡弒君不葬而僖公書葬是僖公非弒也夫弒君固有書卒者矣楚虔是也所以正楚子而示天下之爲人君髡頑則無可正者焉弒君固有得葬者矣蔡景公是也所以正蔡而示天下之爲人父髡頑則無可正者焉然則髡頑之卒謂之弒可乎或曰實弒而以卒赴春秋從而書之所以徧絶鄭之臣子也是不然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其赴於魯者既曰

卒矣春秋何從知其弒乎趙盾之弒晉以穿赴而
春秋加之盾許止之弒買以卒赴而春秋加之弒
是爲春秋之義髡頡之卒鄭人既不自言以爲弒
則春秋之義無從生矣吾是以知爲當時之疑辭
而三家不能辨也

陳侯逃歸

鄭之會諸侯謀救陳陳侯迫於二慶之言不待救
而遽歸故書曰逃以陳侯爲匹夫行而不知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
公子燮

公子燮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此侵蔡也何以言獲

公子燮不交戰而獲大夫以燮爲狎敵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在晉曷爲以季孫宿會公返而宿留以爲會也
晉欲命朝聘之數難於再勤諸侯故各留其大夫
以聽命比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也鄭伯
以獻捷適至於是見悼公之賢不以勤諸侯而以
身敵其大夫故大夫皆降而稱人爲悼公歐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
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以二王後見重也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之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謚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此吳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既叛楚而附晉故其在楚復求合諸侯而諸侯從焉柤楚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國也孰滅之諸侯滅之也何以不言諸侯以公在焉略之也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遂之善者也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公孫輒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師伐秦秋杞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何以序邾子下主會者爲之也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序

於伯下正也序於子下非正也葉子曰春秋盟會征伐班序外降未有或同者春秋有所進退歟曰非也五等之爵固有序矣王政行於天下諸侯來朝于王行人之所掌司儀之所相未之敢亂也世亂而諸侯自爲政不時相見或以小大或以強弱或以先後或以好惡其或抑或揚初未嘗有定制皆出於主會者爲之故滕薛爭長公子翬以宗盟後薛蔡衛爭先子魚以尚德長衛邾人以主伐而首鄭齊先以先至而越滕春秋不能追而正之也曰是所以爲無王者吾著其實而罪自見矣世子之會自陳欵鄭華始至宋子成齊國佐而再見皆

序伯下猶有先王之禮也乃齊先或序伯下或序子下或序小邾子下乍進乍退未之有常蓋諸侯之外降自不得其正固無責於世子也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斐公孫輒

公子斐鄭大夫之三命者也盜賤者也斐發輒皆鄭之執政發與輒作田洫已奪司氏五族之田斐復與尉止爭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入西宮之朝而殺三人何以不言大夫大夫非盜所得名也盜賤之賤也故弒君不使其得接於上也殺大夫不目大夫大夫不使其得接於下也

戍鄭虎牢

孰戍之我也何以言鄭虎牢鄭服而請平故諸侯各爲之戍以備楚城之非以取之也故不別於鄭戍之非以外之也故復繫之鄭何以不言諸侯散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鄭已服矣楚何以猶救鄭救其始伐也鄭故於是復從楚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者何分其地而有其民也古者天子六軍元侯三軍冬屬其民而以卿將之其常賦則輸於國非常賦則有事而後徵之軍諸侯有卿無軍秦氏欲專國始三分公室之地各取其一以爲軍季氏爲右軍叔孫氏爲中軍季氏盡征其賦叔孫氏臣其子弟孟孫氏取其半非古也魯自是非其國也葉子曰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歟曰非也諸侯惡其害己而益其文也周制裂天下爲九州而建其牧謂之九牧分陝東西而主以公謂之二伯是元侯而得專征者也元侯之軍卿帥之以承天子故曰賜鈇鉞然後殺賜弓矢然後征武王伐紂誓司徒司馬司空此西北之軍也大國三軍蓋非方伯不得有諸侯不得專

征則無所用軍教其民以自衛有事則帥賦以從方伯而已此叔孫豹所以知其說而不敢僭者也王命曲沃莊伯以一軍爲晉侯侯伯次國也一軍猶受之於王則安得爲二軍乎平王之後征伐自諸侯出則固有僭元侯而自爲軍者矣是以隱公之始外書鄭伯克段于鄢内書無駭帥師入極春秋不能追正也然猶時出其民而用之各以其鄉將事已則民復于農賦歸于國而卿無與焉故僖公之詩曰公車千乘則國之賦也公徒三萬則三軍之數也而皆曰公焉至成公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見於鞌雖有加於三軍而其爲軍之道則猶先王之法也及是季孫行父死而宿爲政遂將弱其國私有其地與民於是竊大國三軍之制以行其志書曰作作之爲言前未嘗有而自我爲之猶南門雉門兩觀之爲作也叔孫豹爭之而不得則姑臣子弟而歸其父兄於君是猶有所畏而不敢盡卒之舍中軍者孟氏也左氏不知此乃以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而公羊穀梁復以上卿下卿言之學者因爲魯宜爲二軍以作三軍爲僭而舍中軍爲正豈足與言春秋之意哉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六

葉氏

襄公二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孫舍之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京城左氏作亳公羊穀梁作京當從二傳京鄭邑

大叔所封也鄭懼而行成則地京城者鄭亦與盟

也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伐未有言會者此何以言會貴之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欲從晉曰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乃謀伐宋諸侯遂伐鄭而爲京城北之盟矣已而楚復來伐鄭伯從之諸侯悉師再伐鄭鄭人乃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威攝之孤之願也乃行成於晉晉於是申京城之言以成其本意約信命事而不盟赦鄭囚納斥堠禁侵掠使告於諸侯君子以是貴之

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貴蕭魚之會歟鄭介於二大國之間爲弱國自楚與晉爭強鄭無不與事晉則楚伐事楚則晉伐晉討其從楚則是矣而晉不足恃也戲之盟士弱爲之辭曰鄭國不唯晉命是聽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而改之曰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不能奪也故自虎牢之役至雞澤而鄭受盟信公從於晉者六年至邢丘之會而復叛自是三年之間我之伐者三楚之伐者一晉楚之爭鄭無甚於此時也君子其亦閔鄭之無以固其國也歟及是鄭人擇所從而終以服晉良霄之執

楚連三伐以討而鄭卒不從申之會雖諸侯皆在而晉不爭知其不得已也楚自是亦不復加兵而鄭之息肩者五十餘年則蕭魚之為已故曰蕭魚之服鄭也大矣此君子所以貴也

公至自會

會而後伐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鄭以告服於晉而楚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冬秦人伐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附庸之國也台在國內鄆在國外救台而遂入鄆非遂之善也季孫氏之強益甚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前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始能以赴通中國也

吳自壽夢從諸侯會于戚而漸能從中國之習矣吳得以人見故至是復能以卒赴進之也不書葬辟其號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

邾附庸之國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防臧孫氏之邑也臣邑而國城之臧孫氏強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公孫蠆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吳諸樊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告庸浦之敗故合諸侯以謀楚使舉上介曷為以季孫宿叔老並會大夫強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荀偃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衛侯衎左氏穀梁以為衛侯公羊以為衛侯衎當從公羊闕文也葉子曰衎之不名或曰此春秋之義而非闕也孫林父甯殖既逐衎而立剽剽以公孫得位非正故不以兩君之辭與之是不然春秋諸侯以篡立而不得其正與強臣援之而立者非獨剽也何嘗不以兩君之辭與之乎北燕伯欵出奔齊以其多嬖寵而大夫之所逐也蔡侯朱出奔楚以東國謀篡而蔡人逐之也則燕有君與東國

之竊其位蓋有甚於剽者而欵與朱皆名夫豈君
燕大夫之所立而與東國篡乎凡諸侯奔而名者
皆以別二君所以辨其正不正者不在是也惟衛
鄭奔不以名見蓋叔武不取於爲君而攝之曹負
芻歸不以名見蓋子臧不取於爲君而逃之則內
無君而不嫌爾今剽有國十有三年凡盟會征伐
之事春秋未嘗不書以衛侯及甯喜殺之正其名
曰弑君孰有如是而非君者吾故知其爲闕文而
非義之所在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
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華閱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王之上士也何以不言使王臣來我則言使
他國則不言使內外之辨也何以書過我也王臣
過我則皆書乎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劉夏上
士非正矣是故因其過我而正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仲孫氏之邑也臣邑而君救之非禮也救不目
至何以言至遇至遇猶至鄰也以公爲畏齊故至
遇而止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前圍而公救之固過矣今季孫氏叔孫氏復各以其君而爲之城著三臣之自爲政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前未有言大夫盟惡大夫之無君也溴梁之會齊高厚歌詩不類晉荀偃怒以諸侯爲有異志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及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故不曰諸侯之大夫以大夫爲無君也葉子曰自諸侯失正而大夫強至襄公而愈甚故盟會征伐三年之間諸侯不出而大夫出者四雞澤之會諸侯始復見時晉悼公之德猶未衰其將有以振之歟故自是至於蕭魚諸侯之見者九而大夫皆不與庶乎其稍正也及會吳于向魯以季孫宿叔老二卿並出而伐秦會戚再歲諸侯皆不出而大夫復三見明年晉悼公卒則大夫蓋復肆於悼公之末矣然而諸侯不出而大夫出猶云可也溴梁之會其君

在而大夫敢專盟則天下豈復有君哉雖曰荀偃之爲而諸侯之大夫皆與有罪矣故春秋之惡大夫莫甚於溴梁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悼公始葬而平公出會莒邾雖以侵伐魯之罪當執然平公爲無哀矣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石買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狄之別種也來者何來朝也何以不言來朝不能朝也古者夷狄在九州之外曰蕃國世一見於天子諸侯而朝夷狄非正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衛孫蒯淫獵於曹隧以重丘人之詢而使石買伐曹曹人憩於晉衛使石買如晉辭焉晉不能治孫蒯而罪石買之伐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此何以言同圍齊惡靈公也諸侯不義靈公為溴梁之會共謀伐之於是前會之諸侯皆在而益以滕子晉平公禱于河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虎將帥諸侯以討焉齊侯禦諸平陰不勝脫歸諸侯遂及齊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又焚東郭北郭古之言圍者未必皆環之也曰禁之使不得出焉爾今十二國之師皆盡其力而齊之四面無不及焉是以謂之同也葉子曰靈公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成又圍桃圍防我之虐於諸侯未有甚於齊也故嘗以叔孫豹請於晉晉辭之豹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間恐無及也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事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者不以魯也故薄齊之城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蔡失其國周公復封之為之訓曰睦乃四鄰夫不能睦其鄰者鄰亦不能睦也國何以守故以齊環一

見法焉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公子午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圍齊之諸侯也齊未服故再盟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晉人執邾子

晉前執邾子以討伐我之罪矣明年邾人不受令又伐我南鄙而執焉復取其田而舍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公至自伐齊

此圍齊也何以致伐齊圍齊所以伐齊也伐不服而後圍圍不言伐故以伐致也

取邾田自漸水

內取外田不書此何以書不一地也取者我所有而取之者也非所有而取之謂之盜是猶言取濟西田爾漸水邾水之經於我者也言自漸水則有非止於漸水者矣故於是復取漸東田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師未有言還者此何以言還善士匄之不伐喪也

葉子曰趙盾納捷菑于邾以邾人之辭弗克納而還春秋雖善趙盾而不言還趙盾不免於稱人士匄亦受命侵齊何以得與其還而以名氏見不伐喪將之事也納君非將之事也趙盾不得以師而專廢置君士匄不得以伐喪而致爲師之道此士匄所以異乎趙盾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靈公欲以公子牙易太子光而使高厚傅之厚從君於晉而不能正於是光立而殺高厚高厚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子嘉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尉止之亂嘉獨免歸得而專召楚師至於純門鄭伯不能正故公孫舍之公孫夏討尉止之難與純門之師帥國人殺嘉而分其室公子嘉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

畏齊也城壞而當城則城之爾畏齊難而城其西郛非所以守國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畏齊也叔孫豹自晉會士匄還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復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

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變

變以楚使蔡無常求從又侯之志以事晉蔡人畏楚不從遂殺變以止其謀公子變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公子變猶以為罪歟蔡自翟泉之役不復與諸侯會蓋附楚久矣故至于厥貉遂與楚子同見以謀伐宋及晉雖嘗以卻缺討之僅為城下之盟而不能服也自是晉復以藥書再侵之蔡雖小弱息肩者七十餘年占之君子作事

必稽于衆未有違衆而能成者也方晉楚爭強蔡介於兩國之間事楚與晉無有不受其弊者今欲安於楚使變而能為蔡謀必有絕楚而能保於晉者然後可為今未有以得晉而輕與楚絕身且不能自保況於蔡乎故君子不以晉楚為辨而以保其國者為難則堯之所謂稽于衆舍己從人者也故以變一見法焉

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履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哀公之母弟也慶虎慶寅執政畏黃之偪而愬

於楚曰與蔡燮同謀黃不能安於是奔楚以自直
以陳侯爲不能兄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
奔
庶其邾大夫之再命者也以漆閭丘來奔者何據
其邑叛而歸我也何以不言叛諱納叛臣也漆邑
也閭丘亦邑也何以不言及皆私邑也葉子曰左
氏以邾庶其及苫夷邾黑肱爲三叛人書名齊
豹衛之司寇殺衛侯之兄貶而不書名爲春秋之
義使欲蓋而名章求名而不得然歟非也夫豹以

正卿而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爲名邾莒雖小國
再命之大夫自得以名見三人之奔亦何以知其
欲蓋其惡歟以爲當時之意邪豈有殺君之兄而
人不知竊邑以叛君而可以隱者也以爲有求於
春秋而然邪則春秋之作三人固不能前知此左
氏不知小國有得名之大夫而邾以弱莒以用夷
適無事以屢見爾然莒有慶有拏邾有畀我有快
皆非以地叛者何爲而亦名也夫名不名春秋固
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衛孫林父晉趙鞅
荀寅士吉射何以異其惡蓋有不待貶絕而自見
者春秋未嘗加之辭何於庶其三人而獨異哉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公子追舒楚大夫之三命者也追舒為令尹寵佞人觀起而富之楚子不能禁既而復將討焉乃與其子弃疾謀之弃疾不從遂殺追舒追舒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黑我來奔

黑我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慶虎慶寅皆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寅虎之殺也二人既愬公子黃於楚不勝而以陳叛故陳侯以屈建圍陳而殺寅虎寅從虎故言及慶虎寅虎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何楚有奉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欒氏之邑也復入求復也欒盈既出奔楚會諸侯于商任沙隨使鋼欒盈無納盈盈以齊析歸父入曲沃以求復其邑也故言入逆辭也

克而後返其邑也故言入逆辭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已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人殺欒盈

欒盈既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欒氏之族黨

不言殺其大夫位已絕矣非復大夫也曰晉人討賊之辭也

齊侯襲莒

襲者何掩其不備也齊莊公自晉還不入而伐莒門于且于蓋掩之也傷股而退明旦將再戰復使人夜載甲入于且于之隧遂以勝莒故君子以是為襲也葉子曰韓之戰秦人獲晉惠公不言師敗績曰獲晉侯君獲重於敗也鄢陵之戰晉射楚王中其目敗績不言師曰楚子君敗重於師也然則齊侯亦傷股而敗矣何以不以君敗為文蓋詐戰也結日而後戰君子猶不與焉況乘人之不備而

詐之乎得免吳遏之卒幸矣普者子釣而不綱弋
不射宿謂其非愛物之道也而況於人乎是以古
之用師必先之以文告之辭威讓之令至於不服
而後伐之彼輕千乘之貴而幸一日之勝君子不
與也故以齊侯一見法焉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仲孫羯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
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朝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

宜咎出奔楚
鍼宜咎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齊自同圍之後我以叔老往聘而怨稍平矣至是
復伐我則以仲孫羯之侵故也我何以保其國歟
棠子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者各一皆齊而
已至文而邾復見伐襄而莒復見伐於是終其世
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為國也齊伐
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
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

城防城西郛城武城曾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
晉以爲雍榆之救固已非怒又從而侵之豈吾所
得已哉皆晉之故此其所以訖不能振也春秋固
志之矣

是五月乙亥晉崔杼弒其君光

稱名氏以弒者大夫弒君之辭也崔杼既立莊公
而相之莊公通其室而杼弒焉公登臺而請弗許
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牆射之中股反
隊而弒之是以爲杼之弒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帥入
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
于夷儀

夷儀衛邑也何以不言入衛未得衛也剽在而內
未有援則其歸爲難矣故言入辭也何以不名未
得國則不嫌於爲君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屈建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夏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國也諸侯不生名吳子伐楚則何以名非名也

吳子卒矣文不可冉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何以目門於巢不正吳子不以禮假道而不得其死也吳子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假道于巢不納攻其門巢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巢楚之與國也吳子欲復怨於楚而道於其國不納而攻之吳子則已過矣巢人之黨其所與而賊夫人之君非諸侯相為賓之道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稱名氏以弒者大夫弒君之辭也甯喜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喜甯殖之子殖既從孫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及疾復召喜命之使謀納獻公故喜先攻孫氏而殺剽是以為喜之弒也葉子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不正治正剽之與衍蓋不兩立也以衍之歸為正則剽之死不得為正矣何以加喜之罪而名之弒哉此剽與衍之說非喜與剽之說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日北面而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衍殖以為不然則去而違之可矣既與之立則剽者殖之君也喜者受命於殖者也孰有北面事之十有三年而不以為君者乎為衍則可以殺剽為喜則不可以殺剽此喜與衍之說也是以書剽有三道以衛言之既已與諸侯盟會矣不可以不謂之君以甯喜言之殖已立而君之矣喜受命

而殺之不可以不成其爲君以衍言之則公孫剽而已矣別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是故不以其正者害其不正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孫林父之邑叛者何叛于晉也晉於是疆戚田葉子曰楚取宋彭城以封魚石而求入壤人之地以劫其君也晉取戚而納林父之叛私人之地以背其君也然而春秋不著晉之罪者彭城之罪在楚戚之罪在林父各以其重者書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衍何以言復歸易辭也甯喜援之公子鱄與之則

其歸爲易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趙武之會也何以曰晉人不正其登叛人以謀其君且疆戚田故貶而人之也何以不沒公亦與有貶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七

葉氏

襄公三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何以挈宋公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喜負弒君之罪晉不以討而以林父之憩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封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武公孫歸生石惡孔奐晉蔡衛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向戌之請也不列向戌地于宋則向戌在焉也

衛殺其大夫寧喜

寧喜初欲納獻公使公子鱄與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獻公立而寧喜專公患之其大夫公孫免餘殺喜尸諸朝寧喜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定公之子獻公之母弟也獻公既背鱄之約而殺寧喜鱄不義其所為而去之終身不仕則衛侯之不能兄也故目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前會宋諸侯之大夫也始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乃如晉告武武又如楚告建遂如齊如秦皆許之告於小國亦從故即宋為會而盟焉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也於是中國不出夷狄不入而天下之兵熄則向戌之為也豹不氏一事而再見者

卒名之也再地宋善之也葉子曰是會左氏得其事而不盡其義故言楚人衷甲及齊宋請邾滕晉楚爭先之事析西門蒙門爲二盟與其本志不類穀梁知其義而不知其事故知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爲異於溴梁之不臣然以豹不氏爲恭則非是乃公羊則既不知事又不知義遂以爲石惡在是而殆諸侯且公羊豈不知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再見遂而不稱公子者乎袁僑之盟固已不能別此又適在公子鱄出奔之後故以意逆之而歸惡於衛以此見三家之傳經蓋有知而不能詳詳而不能盡與不能知而意之者皆未嘗親得其所聞者也非深於經者不足與知此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前未有書公在者此何以書危夷狄以存公也葉子曰成公嘗以七月如晉明年三月致正月不書在晉昭公嘗以冬如晉明年夏致正月不書在晉諸侯以兩君之好相見於五服之內則何爲焉而公之如楚過矣昭公於鄆不書在於乾侯書在以

失國爲危也公如晉不書在於楚書在以失中國爲危也

庚午衛侯衎卒闍弒吳子餘祭

闍賤者也不言盜以吳子爲不能保其身也古者使墨者守門劓者守積各不廢其材而任以職吳子刑越俘使皆守舟又即而觀焉非任官之道也賤者不列於君臣故不言盜弒吳子不君而輕其身故闍特言弒加之以君之辭而後見吳子之不君也弒則何以不言其君越俘不可以君吳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晉荀盈高止華定世叔儀公孫段晉齊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城杞者何修舊也晉平公杞出故率諸侯爲杞城諸侯以二王之後不以晉之私而城之諸侯之善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吳子始得以爵書進之也

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杞子同母者四兄弟皆欲迭爲君而札吳大夫之再命者也吳子始得以爵書進之也

葉子曰壽夢之子同母者四兄弟皆欲迭爲君而札不受而去焉於是之魯之齊之鄭之致國於札札不受而去焉

儁之晉歷五國而後歸此札之賢也然則吳何以
得進以吳而有札能以禮交於中國雖欲夷狄之
不可也則吳之所爲而已春秋之義或與其文或
與其實楚丘之城非不善而文不得許其專吳子
之聘未必善而文不得不與其進故札出僚得國
闔廬卒以弒僚不以是罪札之來蓋其與之在此
不在彼也公羊獨以爲賢季子者誤矣
秋九月葬衞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罷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二王後見重也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夫景王之母弟也何以挈天王殺世子母弟曰
君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瑕王之大夫也何以不言出周非大夫所得同有
也何以知其自周出佞夫靈王之子其居固在京
師矣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而不克景王立尹言
多五子殺佞夫瑕以佞夫黨而奔晉其出固自周
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

叔弓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宋共姬

共謚也内女爲夫人葬未有舉謚者此何以書賢伯姬也葉子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死而謚周也謂士以下言也士則有爵矣蓋謚者所以易名也葬而卒哭卒哭而諱必有謚焉然後可諱故曰謚者所以尊名也乃婦人則非有爵者也非當名者也安用謚乎周之后妃其遠者莫如姜嫄姜嫄無謚近者莫如大任大姒大任大姒無謚則周婦人未嘗有謚也魯夫人謚自文姜始然其前已見聲子則非特夫人有謚妾亦有謚矣不知爲之者何時自是魯夫人無不謚者至宋謚共姬則非特魯也凡諸侯皆謚矣故録共姬之謚雖以表其賢然非所謚而謚之亦以著其失則雖魯亦不得無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既自墓門之濱入介於襄庫爲亂以伐北門子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不書大夫位已絶矣非復大夫也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未有言討賊者景公何以得葬正天下之爲人父者也蔡景公爲大子般娶於楚而通焉般於是

弒景公君子以爲亂父子之大倫而絶人道者人亦得以絶之也葉子曰蔡固之惡子産蓋知其必有子禍矣然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固之惡雖大春秋其可以是免般而不討乎昔者齊景公嘗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子之爲是也以景公繼弒君而不討崔杼者也然豈不曰君臣父子各得其正而後政可爲者乎使臣臣而君不君子子而父不父雖其義有不可亂而爲君與父之禍無時而可息也君子以是不以免般爲嫌微致其意曰必君君而父父

然後可以盡天下爲臣與子之責則正身而齊家以治國而天下無與爲亂者矣故以蔡固一見法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目事者此何以言宋災故爲二王後見重也大夫何以皆書人欲歸宋財而後不能故貶而人之也大夫會而不終其約者多矣何獨責於澶淵救災恤患諸侯之義也人皆可以自致未有國而無財者也何必待會今勤十二國之衆而無一如其言豈皆無是心哉待人而後爲之爾孰有因

人以爲義者乎君子是以原其情而著其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巳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

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禮天子葬同軌畢至有故則大

夫會葬諸侯葬同盟畢至大夫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以弑微者弑君之辭也

昭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

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子圍國弱齊惡公子招罕虎楚齊衛陳鄭大夫

之三命者也此尋宋之盟也楚何以先諸侯強也

葉子曰自襄以來晉主盟齊楚皆未入會宋未嘗

不先諸侯蓋齊方與楚也雞澤之會齊始以世子

光來猶在邾人下至邢丘而齊人居宋人上則齊

已亢矣澶淵之會齊侯始入會遂居宋公上宋之

會楚始入會屈建遂居蔡衛上至是楚公子圍先

國弱而向戌在三夷狄愈強雖齊亦爲之屈而二

王之後微矣

三月取鄆

鄆魯鄆也莒嘗侵之以虢會而歸何以不言某歸受命而歸非自歸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爲魯鄆凡内取外邑不書内取外邑必先見伐不正其以伐取而後書也且莒鄆非邑附庸之國也則固不得爲莒邑矣會以正月取以三月左氏謂三月諸大夫嘗同盟莒子慝于會亦非是會而盟未有不志於春秋者何爲略而不書乎然則非取莒鄆以爲附庸歟亦非也後見疆田屬爲附庸則不疆田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景公之母弟也有寵於桓公而富景公立其母畏景公不能容曰弗去懼數其罪乃使之出以景公爲不能也故目弟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公子之未氏者也自齊齊有奉也自未有言入此何以言入逆辭也衛朔入于衛齊小白入于齊皆以不正奪正故謂之入莒犁比生去疾及展輿展輿立而去疾奔共復國不得以歸言之則去疾亦奪展輿如衛朔齊小白者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踰年之君也何以不書爵密州未葬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溝封之也帥師而城邑已強矣帥師而疆田又甚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羊穀梁作卷左氏作麇當從左氏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而麇之叔父也康王卒麇立圍欲篡國蓋鄰國莫不知焉而麇莫之戒故卒弒之而以疾赴魯史有知之者矣春秋因其辭而書卒正麇之不能君也葉子曰臣弒君猶有不免於貶者歟曰此非圍之說有國之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以其身受宗廟社稷之託必其身安而後天下國家可保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孔子傳之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天下之禍莫大於弒父與君君使爲人父與君者常能辨之於早如履霜而知堅冰則天下豈復有弒哉圍爲令尹之始鄭子羽固知其必代麇矣及虢之會遂居諸侯大夫之上雖趙孟不能屈以二執戈者前則叔孫豹蔡子家鄭子產皆知其必君而非復公子也故其城鄆欒與郟則子產知其欲去黑肱伯州犁二人以行大事遠罷問政而不敢對則叔孫

豹知其與聞其意而佐之匿其情此其禍萌於即
位之初而形見於鄰國之遠楚之君臣曾莫之慮
而預爲之圖則圍何憚而不爲乎春秋以爲圍之
惡天下不患於不知而吾治天下之弒者爲法亦
已嚴矣適得一人焉可以爲後世爲人君者之戒
是以不嫌於免圍而以麇一見法焉或者疑公羊
穀梁書麇名不同春秋後見楚子虔卒爲靈王非
所謂圍乎以左氏之說爲妄吾考於穀梁載慶封
就戮之言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子圍弒其兄之子
而代之君與左氏之辭合則麇固圍之弒而圍之
爲靈王審矣圍與虔名錯見或曰圍即位而改爲
虔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公子比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黑逐良霄已而復與
子南爭室強盟薰隧子產不能討遂欲作亂去游
氏而代其位子產聞而懼使吏數其三罪而誅之
公孫黑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復著事未畢之辭也蓋晉以公弔少姜爲非禮辭公而不見乃難辭以公復之爲難也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是在周易所謂巽在牀下者君子不貴焉諸侯之相朝固非禮矣自公即位二十三年之間朝於晉者五唯其末言有疾則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是豈晉得以辱公哉蓋公嘗爲少姜卒而往弔矣爲季孫意如執而往請矣以千乘之君而弔嬖妾且爲臣而親行則晉不得不易公也故或以菩人之憩而辭公或以鮮虞之伐而辭公使公知恭之不妄禮則一辭公固可以止何待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乎如是而流離於外不得志於齊猶有望於晉以爲寄徬徨乎乾侯卒至於死而不悟此春秋所以屢書不少殺獨以有疾一著其實者所以志公之愧也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左氏作雨雹公羊穀梁作雨雪當從左氏記災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雨雪之爲雹蓋正月大雨雪非災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何以先諸侯主會也晉自悼公卒而平公立中國日益衰楚靈王方侈止許鄭以求諸侯平公不敢與之爭而從焉則中國幾於無霸也楚於是遂主會楚子先諸侯則何以不貶楚所以正諸侯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諸侯知晉平公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以爭中國則晉與諸侯之罪也葉子曰楚子始欲求合諸侯而未定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爲不足服諸侯而懼其叛也當是時使晉稍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聽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而晉侯方溺於嬖寵豈復有志於中國哉楚偃然得專於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晉雖不會自胡沈小國至於淮夷無不在楚於是伐吳滅陳滅蔡殺干徵師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非楚子所能爲也黃池之會以夫差之強定公一數之且不敢不聽而平公不能行之於申故特挈楚子而無貶辭所以見中國之無霸而憫諸侯之無能爲也

楚人執徐子

徐吳出也楚方與吳爭強而不能服疑徐子爲貳

於吳因會而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子既得志故復合諸侯以討吳何以言楚子伐吳猶會申也

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何以言執齊慶封殺之慶封弑齊君而吳納之伐吳所以爲齊討也何以不言楚人殺齊慶封不與楚子得討賊之辭也楚子亦一慶封爾故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遂滅賴

賴國也執滅之諸侯滅之也

九月取鄫

鄫莒附庸之國也莒前滅鄫取鄫何以復見莒復封之以爲附庸也去疾立而不撫鄫故我取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者何不用也季氏始分公室作三軍叔孫氏爲中軍叔孫豹卒復欲兼二氏故毀其軍四分公室而擇其二二子各取其一皆盡征而貢於公魯自是無賦矣何以不言復二軍魯初無二軍也葉子曰三軍之作叔孫豹初不欲也盟諸僖閎詛諸五

父之讎蓋知季氏之意後必有甚於此者矣故復
竊其名以行其志中軍舍而季氏兼取其二則其
舍有進於三軍者是以齊國書之役孟氏以孺子
洩帥右師季氏以冉求帥右師各以其家臣爲之
將而叔孫武叔獨退而蒐乘則叔孫氏爲無軍矣
然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復以三軍伐莒見於昭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復以三軍伐邾見於
哀則三軍之施舍時出而用之初不繫其所爲將
亦不必皆三家之臣但分其民與賦而已故作三
軍而前已見四軍舍中軍而後復見三軍公羊穀
梁或以爲近正或以爲近古者皆不知其事而意

之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申楚之執政也靈王弒
君而不能討及使之圍朱方而不得志於慶封故
吳復來伐疑其貳於吳而殺之屈申之死罪累上
也故以國殺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之再命者也何以言牟婁及防茲牟
婁私邑防茲公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
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

越始與伐何以得稱人能從討吳則越爲可進也諸侯不可從楚而可伐吳故不以從楚廢伐吳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孰暨之我也何以不言及齊平連而逮彼曰及之而強彼曰暨齊自慶封來奔遂走之吳楚爲齊討慶封而我不會齊蓋有憾於我矣故我求齊率之以爲平叔孫婼於是如齊以涖盟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

叔孫婼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一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重殺君之世子也其曰陳侯之弟招者何陳哀公生世子偃師既又生公子留而嬖以留屬於招哀公疾招遂殺偃師而立

留以哀公爲親其弟而忘其子也故目弟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徵師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徵師以哀公之赴于楚且告立君而以公子勝之憩不治招而殺徵師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未逾年之君也其曰公子留者何留偃師之立也不與留之得成君則是猶公子留也

秋蒐于紅

蒐春田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且非其地也何以不言公季孫意如復得政欲以動其民則非公之所爲也葉子曰四時之田天子諸侯之常事也不書桓書大閱大閱冬事也冬田則狩也莊書治兵治兵秋事也秋田則獮也不記狩記大閱不記獮記治兵以其爲之者不以田也桓書狩于郎莊書狩于郎書狩而記狩于郎于禚以其爲之者不以武事也自莊而後田之不見于春秋者六世非皆廢而不舉其爲之者以常事則不書也至昭而累書蒐大蒐者三定而累書大蒐者二是豈習武事者哉蓋自季氏作三軍凡君之政皆在三家既

而復舍中軍以爲二公皆不得與焉臣之者三家也征之者三家也貢之者三家也則其所謂蒐與大蒐者皆自以閱其軍實而已是以自紅而後一名之曰蒐而加大焉亦非復先王春田之事比蒲之役邾子來會公而不書公則此五書皆不見公公非不與也以非公之爲則不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過陳大夫之三命者也過招之黨也哀公同以留屬而殺偃師者楚既殺干徵師故招懼而歸罪於過以說楚雖招之爲固亦陳人之所欲討也大夫有罪而衆殺之故以人殺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楚爲偃師討而滅陳非討賊也滅國而已不殺招而放之則招之自免者亦不得行於公子過孔奐招之黨而反殺之故奐雖得討賊之辭而招不正其爲放是以先名而後言放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則曷爲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爲師焉者而已矣

葬陳哀公

陳已滅矣哀公何以得葬楚子葬之以說陳也葬臣子之事也謚臣之所以誄其君也楚子知滅陳

之爲愧不知奪人之國而身行其臣子之事爲尤愧也故齊取紀而書葬紀伯姬楚滅陳而書葬陳哀公春秋正其辭而一施之焉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昭公二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存陳楚既滅陳而以其國災告君子以爲陳非楚之所得有此陳災非楚災也故正其名以存陳也葉子曰春秋滅國多矣君子何獨於陳致意焉陳舜之後而天子以爲三恪者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而況其後乎陳亡而舜不祀矣楚滅六臧文仲聞之猶曰皐陶不祀忽諸此君子之所以欲存

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仲孫貜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築郎囿

築囿者何包地以屬民也古者諸侯一囿成築鹿囿已過矣今又於郎以築焉成公之囿以鹿名見從禽也昭公之囿以郎名見包地也其為民則俱已殆矣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意如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師舉元帥其言意如弓貜者大夫強而各為師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誘者何詐之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伏甲而饗醉而執之葉子曰蔡人殺陳佗春秋以討賊之辭與之般負弒君之罪十有三年諸侯不能討而楚討焉然不得與陳佗同辭而楚子不免於名何也楚子且不可以討般而況於詐之慶封何可以討般而況於詐之

乎故衛侯燬以誘滅邢侯名楚子虔以誘殺蔡侯名然則何以不曰楚子虔誘執蔡侯般于申賤之也可與齊慶封同辭不可與滕嬰齊同辭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公子弃疾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之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蒐言大大比之禮也古者寓兵於農自五家之比爲閭爲族爲黨爲州而六卿立焉自五人之伍爲卒爲兩爲旅爲師而六軍立焉四時之田以習武事者軍而已合兵與農而校其夫家之衆寡均土地閱老幼至於貢賦車輦無不盡治則三歲一脩之曰大比常時不書此何以書季氏之爲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大蒐之爲大比歟大蒐之禮以辨鼓鐸而已然而春秋之時晉作三軍以謀帥則謂之蒐有伐而告諸侯稱蒐鄭因火以簡兵則謂之蒐有社而誇國容稱蒐者則非春田也大比也魯自作三軍三分公室取其二民之與賦猶有其一也至舍中軍四分公室而盡征之則民之與賦皆非公之所得有大蒐所以書豈以兵民之權盡在於季氏內以脅其君而外以威其敵者歟左氏以爲

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此非紅之事比蒲之為也故昭公以是而失位定公以是而得國彼無以制之則君之所廢置唯其所欲為昭十有一年而再舉猶云可也定比年而迭舉則有甚焉哀公所以欲假越而為之謀者誠知其無以自為國也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華亥北宮佗宋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盜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未踰年之君也何以稱世子與之以繼世也有靈公之子誅君之子不立疑不得繼世者也楚子圍蔡有不為之服八月而後克之執有以歸而用焉非以有歸也以為如是而後世子之道盡矣用之者虐之也是以先名而後言用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也則曷為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為師焉者而已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

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熊與鬬氏同出於若敖氏楚人惡鬬椒之亂或譖成熊於楚子曰若敖氏之餘也成熊知之不能去楚子於是殺之成熊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公子憖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之別種也晉何以舉國狄之也荀吳欲伐鮮虞僞會齊師而假道焉以入昔陽遂因其師而伐鮮虞詐而乘人以是爲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師圍費

費季氏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正費也南蘭季氏之家臣季平子不禮於南蘭謀出季氏立公子憖不克而叛於齊有季氏之強而後南蘭得以肆其惡以國有政焉則不至於是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弑君未有言自者何以言公子比自晉歸於楚比歸而後楚子可得弑也靈公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公子弃疾召比齊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

而去靈王無與處於是經而死故以比主弒也葉子曰召比胷而立之者弃疾也今以比主弒則弃疾爲免歟春秋之義常加於人之所疑而不加於人之所不疑弃疾之罪固無得而逃矣比之非其謀則世或疑其可免焉使比知已之不可立效死而不聽則靈王固未遽死矣今告之謀而聽立之爲王而從雖曰胷之終不以已之私易靈王之死則靈王之死非比爲之乎治弃疾則比免治比則弃疾不免君子於是以比主弒也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此討賊也何以言公子弃疾弃疾亦弒君者也故

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劉子王之中大夫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何以再地平丘善之也自申之會楚子主中國晉不復合諸侯者八年楚遂滅陳與蔡肆行於天下諸侯莫敢與之爭蓋晉政已衰矣雖齊之彊猶且附楚及昭公立而爲是會因以服齊返陳蔡之君劉子在焉蓋請於王而爲之也於是齊聽命而陳吳蔡廬皆得復其國興滅國繼絶世而楚知中國

之有霸君子是以善之也

公不與盟

公何以不與盟邾莒憩公而不得盟也不得盟則何以不諱恥不足恥也邾莒不共晉而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於是辭公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寡君聞命矣君子以是爲不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辭公非矣又執意如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此蔡世子陳世子也何以曰蔡侯陳侯諸侯請於王而復之則君也何以不言復歸舊位已絕也之則何以名復國之辭也内無君則何以復國之辭言之陳蔡已滅矣不名則無以別其爲廬與吳也其言歸順辭也以王命復則其道爲順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州來國也何以知其爲國邑不言滅外取邑有見則繫之國非有見則不書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苫諸公子也何以不曰大夫非大夫也曷爲以國殺苫郊公立不感其父之喪善意恢而惡公子鐸鐸於是與蒲餘侯謀殺意恢而出郊公意恢之死郊公之爲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卒何以言有事於武宮籥入泣事而卒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卒不以告泣事而卒事之變也大夫卒廢繹不廢祭以大夫爲重而廢祭則忘尊以宗廟爲重而不去樂則忘恩去樂卒事變之正也君子與焉葉子曰吾何以知在祭樂之中大夫

卒不以告歟昔者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衛侯以爲社稷之臣曰若革疾雖當祭必告則當祭大夫卒不告當祭而告者以柳莊爲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戎蠻子殺之

楚子戎蠻子何以不名兩夷狄之辭也以楚子爲夷狄則誘殺不足誅以戎蠻子爲夷狄則死不以正不足治所以絕於中國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
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穀梁作戎左氏作之戎當從左氏
不正其詐周也晉欲伐戎而請於周曰欲有事於
雒與三塗遂涉自棘津以滅陸渾是以謂之詐周
故辭間容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記異也大辰大火也言孛之在大火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令尹陽匄卜戰不吉公子魴以上流欲戰
故以楚及吳言楚之主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兩
夷狄之辭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陳所志也衛鄭以同日爲
異也
六月邾子入鄫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
君買
止非弑而言弑因其志以見正也古者醫不三世

不服其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止之不嘗藥既自以爲罪矣是以因其志而正之也葉子曰趙盾與止皆加之弒者也而春秋之義不同趙盾加弒治之者也治之者所以戒天下之爲人臣者也許止加弒與之者也與之者所以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也何以知許止之爲與也董狐書盾弒盾始曰天乎無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則盾未知其過者也未知其過而不治則凡爲人臣者皆得以自免故加之以弒使天下後世知有如盾者皆當與弒等故曰所以戒也許悼公死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

斯哭泣歠飤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國人不以弒責止而止自責其志宜可與也故從而加之弒者使天下後世有如止者亦不敢自逃乎弒故曰所以勸也此悼公所以得葬於後如是而爲人子之道盡矣故以許止一見法焉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發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公孫會曹大夫之三命者也奔未有言自者此何以言自強也鄭會之邑也會有罪曹人將治之不

服而走其邑曹人迫之然後出奔其固自絕於曹也可言自鄭奔不可言自曹奔葉子曰臧武仲據防求後於魯而後信也武仲以求後奔邾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鄭其能免於春秋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羊穀梁作輒左氏作縶當從左氏春秋不以疾名人縶靈公之庶兄也其不立非疾也盜微者為不能弟也故目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

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向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南里國中之南也叛者叛於楚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閒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

叔鞅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景王

葬天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

王室亂

王室者何內也亂者何大夫爭立君也大夫爭立君則何以言王室亂亂自內作非有亂之者也葉子曰厲王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其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序詩者以爲周室大壞幽王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而其詩曰茫之華芸其黃矣故序詩者以爲閔周室之將亡王室之爲言固天下之所本猶枝葉之有幹也然王子帶之難

襄王出居于鄭而不言亂襄王猶在也乃景王崩敬王未立周蓋未有君君之廢置唯劉單尹召毛五子之所爲雖有王猛之正而不得立則天下何適以聽命此君子所以志其亂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王猛穆后之子大子壽之母弟也君薨稱子繫名王猛何以不言子與之以王而正其所得立也其曰以居于皇者何制在劉子單子也君者受顧命於先王而臣之所宜奉之者也立君而制於臣非立之道也皇畿內之邑言居則猛之所宜有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猛之爲正而得立歟猛大子之母

弟而幼也朝庶子而長也魯襄公無嫡立敬歸之子野而卒季氏欲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禘穆叔曰不可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謂禘雖敬歸娣之子而非嫡則不宜立也楚平王無嫡子西爲庶長昭王雖以爲大子而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嫡也子西長則順謂子西與昭王皆非嫡而子西長則宜立也齊桓公以公子昭屬宋襄公桓公死齊人立武孟宋襄公伐齊納公子昭而春秋不與焉晉人以趙盾納捷菑于邾邾人以貜且捷菑皆庶子而貜且長趙盾不克納而春秋與焉夫必大子之母弟而後可以繼大子則猛爲

壽之母弟所得立者也必無嫡而後可以立庶長則猛雖在朝長所不得立也而朝之言曰王后無嫡則立長是謂大子爲大子母弟亦嫡哉此固朝之所以絕於春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西都郟鄏也其言入何難也朝猶在焉然則天子亦有難於天下乎不難則無以正朝之罪也故王猛入于王城言入天王入于成周言入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曰王猛矣何以復言王子猛正終之辭也何以不言崩未踰年之王也葉子曰三家言猛事皆不同

學者疑焉公羊穀梁皆謂猛爲不得立不知其事而以春秋書入意之也左氏知其事矣而不能明其所得立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劉伯盆惡賓起之爲人而欲殺之惡朝之言以爲亂而欲去之是猛爲大子已定于景王而朝以寵欲奪之也及景王崩劉單見王猛殺賓起而盟羣公子則猛固已即喪次之位而見羣臣矣故後諡之曰悼公然而春秋不書焉者不正其未踰年而得稱王也敬王猛之母弟亦立於劉單春秋正名之曰天王使猛而得踰年則豈不以天王名之哉凡春秋以尊者見卑者以不正者見正者王子帶之亂見襄王不見子帶襄王帶也今猛與朝更爲出入自猛居皇至于卒見猛不見朝則猛亦尊也朝書尹氏立而敬王立不書敬王正也今猛立亦不書與敬王同盟亦正也惟尊且正則天下皆其所得居矣故襄王書居于鄭敬王書居于狄泉猛亦書居于皇其辭一施之則猛之得立其事與義固已具之矣豈三家未之思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婼以晉討邾人之憩使于晉晉侯執之使與邾大

夫坐婼不從乃以其介當之而館婼於箕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晉人圍郊

郊朝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朝在焉圍郊所以圍朝也朝始作亂蓋以郊要餞三邑之甲逐劉子焉晉以籍談荀躒之師納王何以書人貶也納王而使大夫非勤王之道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夏齧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此救州來之師也何以

直言敗公子光之詐戰也楚以六國之師救州來令尹子瑕卒而楚師憊光以遠越攝將賤而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不同心乃請先犯胡沈陳以奔楚師許之也六國之師何以不累數夷狄之辭也胡子髡沈子逞何以言滅死也陳夏齧何以言獲生得也凡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滅國我滅之故文在上君死自滅也故文在下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敬王也敬王猛之母弟所得立者也未三年則何以稱王曠年不可以無君踰年而稱者臣子

之辭也

尹氏立王子朝

王子朝何以書立不正其立也其言尹氏立者何見世卿也朝始敗而奔尹尹圍誘劉佗殺之敬王如劉尹辛復敗劉師而取西鄙遂以立朝則立朝者尹氏非一人也是巳王矣其猶曰王子朝者何不正其立則不與其得王稱也是猶王子朝云爾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復未有言疾者此何以言有疾見外此皆無疾也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婼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巢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叔詣吾大夫之三命者也趙鞅樂大心北宮喜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吉晉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謀王室也敬王在秋泉趙鞅合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葉子曰天子蒙塵諸侯奔走以問官守

禮也今周之無王四年矣而朝猶在此諸侯所宜奔走以共奬王室而討罪人也晉爲盟主雖能合諸侯而不親會卒無所効其力而春秋之辭不加貶何也古者能齊家然後能正其國能正國然後能正天下今王室釁起於父子而禍成於兄弟春秋既書曰王室亂見其治家者如此固不足以正國則何以責諸侯之不能正乎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子以爲使諸侯而至是者周實有以召之故緩諸侯而急王室蓋將使有天下者得以自反也故於黃父一見法焉

有鸜鵒來巢

記異也鸜鵒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也葉子曰天有時地有氣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也天有時而生有時而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澤天時也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故天失其時則書實霜殺菽實霜不殺草李梅實地失其氣則書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雩而得雨則書雩既雩矣何以又雩非請雨也欲聚衆以逐季氏也

通志堂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奔也内不言奔若曰不有其地而自去云爾陽州齊地次于陽州待命于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弔也弔死曰弔弔生曰唁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何以書非正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鄆也外取内邑不書此何以書欲居公也公不能自有其地而齊取之以居公為公者病矣其

挈齊侯者不能納公而徒取其地以居之非諸侯之道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公已出矣孰葬之以公命葬之也以公命葬者猶以為有公也葉子曰昭公既出魯之政盡在季氏矣然春秋交諸侯之事未嘗不書而王室與諸侯所當告者亦未嘗不赴蓋季氏避逐君之名而以公自出告於諸侯凡國之事皆以公命行之而王室諸侯亦不以魯為無君而不赴故春秋所書與常法一施之將以見季氏雖有無君之心而不敢不畏於名王室諸侯亦不以季氏而亡公則公固

非季氏之所能絶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九

葉氏

昭公三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既失守其宗廟矣何以書至春秋之辭也公雖居外而義不敢以外公故猶以在國之禮書之也

夏公圍成

成孟氏之邑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得成也附於季氏齊侯謀納公梁丘據取申豐之貨請先卜於成故公以齊師伐成而不能克公既失國而假人之師以伐私邑故挈公焉病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邾莒魯之怨杞伯不能自立久矣而何盟焉者著齊志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三子與朝皆王之大夫也何以不言出周非大夫所得同出也故與王子瑕之辭一施之何以知其齊自周出也王猛卒于王城而尹氏立朝王城亦王國也以別於成周爾及敬王入於成周而三子以朝奔楚則其出固自周也葉子曰或曰禮天子不言出朝嘗立而君矣爲其以不正非所得君也故春秋奪之不得與天王同辭是豈瑕之比歟非也君朝者誰乎尹氏也春秋固未嘗與之夫不見與於春秋何君之云是亦周之大夫爾天子不言出非先君子之言也吾固論之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也此闔廬之弒也何以言衆僚以篡立衆之所弃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邾宛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宛曜費無極之讒而求
說於令尹囊瓦以其藏甲取賂譖之囊瓦信費氏
讒而殺宛盡滅邾氏族黨邾宛之死罪累上也故
以國殺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

樂祁犁宋大夫之三命者也此謀納公也鄟陵之
盟合三國而後不果今晉復合諸侯之大夫而士
鞅取貨於季氏脅宋衛亦無成然辭無所貶以公
不能於季氏則未可責諸侯大夫之不能復公也
葉子曰黃父之會大夫不貶所以正天子而有天

下者也扈之會大夫不貶所以正諸侯而有一國
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地也次于乾侯待命于晉也公既不得於
齊因扈之會故改而求之晉見公不得其所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
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三百廿八

唁公

高張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齊侯嘗唁公矣此何以復唁公以公求晉而不獲也非徒吾不能納晉亦不能納爾齊侯於是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於是復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內未有言潰者此何以言潰見公之失民也始公出齊國人如釋重負公之居鄆齊侯命之鄆人未必欲也故公舍齊而適晉鄆人遂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潰故公留于乾侯中國不言在言在存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滅國不名內無君也徐子何以名賤之也吳子始伐徐防山而水其城徐子斷髮攜其妻子以逆吳子吳子爲嘻而送之使邇臣迫其後徐子乃奔以徐子爲求服不獲而奔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荀躒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謀納公也意如身爲惡晉欲納公而意如何謀焉著晉志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嘗謀納公矣何以復唁公以季氏爲不欲也

葉子曰齊晉皆無意於納公者也夫諸侯失位自非得罪於其國而不能容則必有與之爭國而篡奪或權臣擅命而迫逐之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既無以討其罪則諸侯力能正之則正之者義安得而不爲乎故春秋凡納君而得其正者未嘗不與也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楚人圍陳而納之春秋雖夷狄楚猶書納頓子于頓蓋善之以勸諸侯之義也方昭公之時見逐於季氏苟明君臣之義者孰不欲加誅於意如而大國先於齊晉晉爲霸主尤諸侯之所服而聽命者也使果有意於納公一興師而季氏無不服矣而公徬徨於陽州乾侯之間者八年齊一爲鄆陵之盟而謀之於其怨與弱國晉一爲適歷之會而謀之於其罪人中間雖晉合五國以會於扈而齊不與士鞅卒取魯貨而無成功晉侯不以爲過也有意如不能問而徒取鄆圍成寄公於乾侯此豈其志哉故齊徒能使高張來唁其不得入於魯晉徒能使荀躒來唁其不得入於魯不知其責皆在於己而莫之爲也故春秋據其實而書之未嘗加之辭亦以爲不待貶絕而自見者非特發齊魯之隱使不得欺於當時見

昭公之暗且懦墮二國之計往來迭求至死而弗
悟雖無季氏固未可保其國者也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者何濫之黑肱也何以不言濫邾之別子非
受封於天子者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內邑也魯羣公墓之所在孰取之公取之也公
在乾侯則何以取闞公以乾侯爲不得其所故欲
託於先公之墓以居也內邑則曷爲謂之取以公
不能自有其地猶取之外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
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
入城成周
仲孫何忌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韓不信仲幾世叔
申國參晉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天子之都而
諸侯城之正也諸侯不自城而使大夫城非正也
何以無貶辭以大夫有勤王之心不可貶也大封
天子合衆之禮也古者天子無城成周而城天王
固已病矣諸侯無封城成周諸侯固已違矣然而
王室亂天子不能城諸侯而不能共其事大夫而
能共其役變之正也雖欲加之辭不可也何以不

言京師宗周亦京師也葉子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王室烏在城而後固與歲十一月土功興司徒詔民司空詔事雖宮室溝洫道路之政皆在王而有城未有壞而至於脩也王畿之内凡徒役之政家一人歲三日功築不煩而民無所困其力城而有役未有勤民於民也然不幸而至於城諸侯不能共其事大夫不能共其役夫誰與王立者故義所可城城邢雖諸侯猶可況天子乎城楚丘雖遷而城猶可況不遷乎吾是以知其爲變之正而通乎大夫之城者春秋之義也乃天王之病則自若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一

元年春王

何以不書正月元年正月所以正始也定之立不以正則其始不得爲正也定公昭公之弟也昭公薨季孫意如廢大子公衍而立定公定公蓋受國於季氏非正也國不受於先君而受於權臣非正也大子不得位而弟得位亦非正也元年者定公之年也定公以六月即位而得稱元年稱年者不以月元可與也月者元年之月也可以其始稱元不可以其始稱正正不可與也葉子曰

舜避堯之子三年然後踐天子位方其格文祖曰
月正而不言正月未踐位則不可言正月也武王
伐紂二月而後克方其渡孟津曰一月而不言正
月其未克紂則不可言正月也夫正之不可易如
此雖舜之未得位武王之未得國且猶不敢稱而
況於定公乎如是而後知天子諸侯不可輕以其
位與人人亦不可輕受其位於天子諸侯雖有大
臣亦不可以其權而輕予奪其君故以定公一見
法焉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大夫之執也何以與霸主之辭一施之以霸主之令執也以霸主之令而執則何以言晉人役在王都仲幾不受功而執之不以歸之天子而歸霸主三月而後返諸京師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戊辰公即位

其正之辭也

諸侯薨五日而殯正棺乎兩楹之間而後即位者喪次之嗣位也不書踰年以其正月朔即位者朝廟之君位也書而不日昭公薨至是踰年矣不嫌於一年二君則不必待踰年而即君位自癸亥至

戊辰歷五日殯之節也曠年不可以無君則以喪次之嗣位遂正朝廟之君位者變之正也故特書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煬公伯禽之子廟已毀矣毀而復立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記異且災也建酉之月而隕霜固異矣又殺菽焉不言草殺草不為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以雉門及兩觀災自雉門始也禮天子有兩觀諸侯有臺門魯何以有兩觀周公之賜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何以言新作有加其度也禮天子之門制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五个應門二徹三个魯雖得有庫門雉門以天子皐門應門而為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豈有因災而僭天子者歟故與南門之辭一施之子家駒言魯僭天子之禮曰設兩觀設之為言有為為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

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孫姓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沈楚之與國也故晉以不會召陵而討焉然以蔡怨楚因使伐沈蔡遂滅沈而殺其君非道也是以沈子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楚囊瓦有美裘之怨於蔡侯止蔡侯於南郢不歸者三年晉以蔡侯之請合十八國之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天于以王師

臨之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而辭諸侯固已失矣故公再合諸侯而爲此盟後亦無聞焉蔡侯於是求於吳而吳入郢中國無能爲而後夷狄得以致其功以諸侯爲不足序也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劉卷者何劉子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嘗主會以臨我天子爲之赴而我喪之也何以不言爵寰內諸侯不言爵不得以爵見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劉文公

卷何以稱公主人之辭也古者卿六命賜官故卿得臣其邑大夫不得臣其邑得臣其邑則言公不得臣其邑則言主公者君也故曰大夫不稱君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蔡以楚圍請救於吳吳子爲之興師故以蔡侯吳子及楚人言蔡之主戰也吳何以稱子進之也召陵之會皐鼬之盟諸侯既無能爲吳子能爲之出師一戰而復楚讎則中國之不若也其曰蔡侯以吳子何言吳子之爲蔡用也此楚囊瓦之師也何以稱楚人貶而人之曰是拘蔡侯者也

楚囊瓦出奔鄭

囊瓦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庚辰吳入郢

吳何以復稱國夷狄之也吳既入郢以班處于楚王之宮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也何以不言楚既狄之矣不使得與諸侯入國之辭同故不以楚與之是入郢而已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我歸之也我何以歸粟於蔡蔡圍於楚而

饑諸侯相與共歸之也諸侯歸之則何以獨言我救災恤患諸侯之道人得自為者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之自名者也名從主人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葉子曰學者言春秋内大夫弑君皆貶不書卒是以公子罷不書卒仲遂卒有為而書之也故以意如書卒為正其為定公之大夫以見定公不討賊而賞私勞吾以為不然弑君之賊以為君貶之而不卒邪則桓公與罷同惡者也桓公既以弑立而進罷為三命稱公子其為大夫可知矣安有生以為大夫而死反追其罪不以大夫卒之乎以為春秋貶之而不卒邪則罷進三命之大夫尚不以進桓而書卒意如之為大夫當從先君而不革乃反責之為大夫而卒之乎二義皆無當春秋不輕以弑加人昭公雖以意如逐君而死於外正以為弑則春秋宜有別矣楚公子比從弃疾之立靈王縊而死以公子比主弑蓋靈公之死由比也今昭公不以逐而死不得其正謂意如為弑可乎然則罷弑而春秋無貶文以桓公主弑也貶罷遂則桓宣得以免矣意如之罪異於二人春秋於昭公書季孫意如固不

待賊絕而自見稔其惡定公而不書正月所以誅意如者已盡而定公終身不得爲正其賊之亦孰大於是則治定公與意如者不在其卒意如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不敢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月公侵鄭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斯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使舉上客季孫斯仲孫何忌何以並見非使介也以二卿並出也聘則

何以使二卿出非常聘也爲陽虎請已也陽虎欲作亂謀殺三桓取魯國囚季孫斯獻鄭俘強使仲孫何忌報夫人之幣與之俱以爲後圖於是何忌謂范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季孫斯蓋畏虎而不能

止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祁犁使晉嘗主於范鞅及是趙簡子逆而飲之酒范氏趙氏方交惡范鞅怒以其私告於晉侯曰祁犁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而私飲酒於趙氏不敬二君乃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冬城中城

中城公宮之城也三家既張公懼於爲亂故脩中城以備之不正其脅於彊臣而自固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内邑也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得鄆也其事則史失之矣其曰仲孫忌者何仲孫何忌也不曰何忌闕文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北宮結衛大夫之三命者也鼸之會齊侯召衛侯衛侯欲叛晉而事齊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

結使齊私齊侯曰執結以侵我大夫則從矣齊侯於是執結以侵衛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從者何順也古者謂從爲順橫爲逆先公者何閔公也孰祀之陽虎也文公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以爲逆祀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故順祀閔公僖公以求說於魯人何以不言陽虎不與陽虎得主宗廟也禘則何以謂之祀禘非陽虎之所得爲也閔公則何以謂之先公閔公非陽虎之所得正也是非爲宗廟之禮者曰從祀先公云爾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者何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魯之分器也古者天子分寶玉于同姓之邦時庸展親諸侯分守之以爲寶焉盜者何陽虎也陽虎何以謂之盜竊非其有也陽虎欲誅季氏不克故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奔齊齊何以書天子之命器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得寶玉大弓

得者何不求而獲也惡得之陽虎歸諸堤下而得之也何以不目堤下大寶玉大弓也失之書得之書所以爲重者不在地也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讙陽虎之邑虎挾之以

入齊龜陰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既與我
故會而復歸之何以書善公之有以得齊也葉子
曰三田之歸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
萊兵而齊人以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
者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始齊以國夏帥師伐
我我報而侵之者再自是遂不復交兵及陽虎叛
而奔齊請師以伐曰三加必取之齊侯以鮑國之
言而止遂執陽虎是時晉政已衰平公不能主諸
侯故公德齊叛晉而與之平則齊魯固相與為好
矣是以夾谷會而不盟使齊果有意於得魯則方
陽虎之奔因之可以乘其間何舍是不為而反僥

倖一旦之勝乎孔子在齊十餘年景公欲以尼谿
田封之晏子止焉齊大夫蓋有欲害孔子者則齊
之君臣固不足以知孔子使其知之必不肯以齊
夷之俘行其詐使其不知則何畏乎一言而為之
退乎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
來歸之吾以此言為猶近孔子之用於魯蓋未嘗
得盡行其志也使孔子而得盡行其志其為魯者
必有道矣何必危其身以要人之所不可必其曰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與夫優施手
足異門而出者皆戰國刺客假之以藉口如言曹
沫者曹沫之事尚不足信而況於孔子二氏不能

辨蓋欲尊孔子而反卑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叔孫州仇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邾叔孫氏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正邾也叔孫成子初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可武叔立以公若爲邾宰而使侯犯殺之弗能其圍人殺公若侯犯以邾叛於齊有叔孫氏之彊而後南蘭得以肆其惡以國爲有政焉則不至於是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公子地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景公之母弟也仲佗石彄宋大夫之三命者也暨強也景公嬖桓魋而與其母兄公子地爭辰教地使出奔避公以爲禮而公弗止辰爲之請而公弗聽辰曰是我欺其兄也乃強仲佗石彄奔陳以要公以景公爲不能兄也故目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辰自陳入于蕭將以正桓魋也仲佗石彄與公子地從辰入蕭則非強也故言及何以言

叛要君也其猶以弟目之宋公之爲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何以不言叛從叛人則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叔還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

墮郈

墮者何毀其城也葉子曰左氏言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然歟非也三家之強久矣昭公欲殺季氏無以爲之謀至於失國春秋未嘗與焉今仲由陪臣而季氏之隸也夫安得墮其主邑而併二都得以治之乎或以爲孔子爲政於魯而以命仲由方是時三家猶彊孔子雖爲司寇而未嘗得行其志正使爲之亦有道矣何至以家臣謀其主反使不服而犯上此豈孔子之術哉以吾考之自陽虎叛季孫氏叔孫氏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不得意於意如則以費叛侯犯不得意於州仇則以郈叛墮郈墮費二氏自爲計而欲去其險爾是以郈帥師主州仇費帥師主斯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蓋懼二氏之討已而先之夫何有於仲由此亦尊孔子而反毋之者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